

課桌與講桌

散文第二名 羅瑞玉



羅瑞玉

民國43年9月3日生

臺灣省嘉義縣

高雄師範學院教育學系

畢業

經歷／

教師工作九年（小學教

師五年、中學教師二年）

現職／

高雄市立中正高工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曾以「鞋」一文獲第二屆

全國學生文學獎，大專

組散文第一名其餘作品

散見各報。

最後一個同學離位後，偌大的教室驟然寂靜了。

只剩下課桌和講桌，依然堅持著原來的秩序。五十六張課桌椅排成七排八座，整齊地佇立著，像一隊訓練有素的兵陣，悄然無聲，翹首仰望。

而講桌，高高地獨立，在教室最中央最前面的地方，似有領袖羣倫的威儀，卻又不勝其孤獨與單調，縱使那高出課桌的半截身軀，正可以審視顧盼，而被摒於羣桌之外，想也有一番寂寞的滋味。

就這樣一個小小的世界，卻自成一變化的天地。生命的成長，心靈的交會，時而喧囂沸騰，時而低沈迴旋，思想與德性，言語與文字、理想與現實……一場一場無止的接力賽，永遠進行著。

曾經我也是一個努力的賽員，極力想追逐奔跑，唯恐滑行跌倒，接棒落空；幾時又成了裁判，定奪乾坤，難免急切地希望那不斷快速地迭造佳績，縮短每一個賽程！

細數生命的行程，從這一張課桌到那一張課桌，來來往往，費掉的竟多是青春美麗的時光，分分秒秒、戰戰兢兢，卻也享受不盡那來自講桌最中最高的一方，正視與關懷，鼓勵與期盼。

我愛那坐在課桌時的安穩與無憂；喜歡偏據一方，讓思想馳騁，任孺子的情懷，游移探索；願是一葉扁舟，在無盡的汪洋，縱如凌駕，又能順利抵達彼岸；然而最令人坦然蕩蕩的，卻是行立在講桌之上。灑落的是霽風明月，傳遞著智慧心聲，那是唯一值得自傲自尊的站立，即使有臨淵履冰的戒慎恐懼，倒也是另種美麗的哀愁。

一行一行課桌像工整的詩句，寫著孩提稚情美夢，少年時代的憧憬追尋，更多的是成年後的心志與責任，徘徊之間，也是足以讓人終生吟詠，反覆歌頌的詩篇啊！

稚情

第一次坐在課桌前，是疑懼、羞澀與好奇的。

在那破陋的山村小學，面對著幾乎與身子一般高的桌子，缺了坐板的椅子，心中無限委屈，想哭又害怕，淚在眼眶裏打滾，一坐下來，桌面擋去視線，聽也不清楚！又急又氣，只好半跪半撐著，等到老師叫了我的名字時，竟忍不住的嚎啕哭泣：

「我看不到黑板！」

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，溫和地從講桌走下來，牽著我的手，選了中間排最前面的座位說

：「來，你坐這兒，聽老師唱歌。」

那聲音平靜而堅定的，是迷途中親切的呼喚，我求知的生涯自此展現了寬濶的坦途，一起步，我幸運地接受了最正確的引導；個子矮小的我，因緣坐在離講桌最近的位置，那也是離智慧國度最短的路程吧！

我們在高低不平的泥地板上，唱跳奔跑，讀書寫字，凹凸搖幌的桌面，和我們顫動的手，使得粗糙的簿子上，扭動了更多爬行的蚯蚓，老師卻耐心地握著我們的手，一筆一畫地寫著，那之間，卻寫出了無限的希望。

流著鼻涕，灰頭土臉的孩子，傻傻地跟著老師唸「ㄅ、ㄆ、ㄇ」拼音、演算，然後神奇地被帶入了另一個寬濶的天地，桌椅也許破破爛爛，穿的衣服寬鬆泛白，而年輕的老師卻相信知識可以讓我們更富足，德性可以叫我們更明理，努力地創造著美麗的春天。

頑皮野性的我們，並不是乖乖地坐在課桌，有時老師一轉身去寫黑板，我們早已溜到大草場去捉蜻蜓，挖蟋蟀，爬到樹上去掏鳥窩，摘芒果了，等老師回頭時只好急得滿頭大汗的一個一個揪著衣襟回來。跪在講桌前面。

對於講桌，又敬又怕，字寫壞，上課偷懶了，考試退步了，處罰挨板子的地方就是那高高的講台，然而接受掌聲最多的地方也就是那裏，講桌就是榮耀，是尊嚴崇高的，我們敢把課桌當戰場，當格子跳，玩過河的遊戲；誰也不敢把講桌移動一下的啊！

當然，碰到那些我們「討厭」的老師，就不一樣了，還記得四年級，換了一個不太好看的女老師，說話粗粗的，一進教室，見我們鬧哄哄的，就要我們全班罰站，閉著眼睛，深思，要我們每天背十句成語……好多規定，於是，大家決定做一件讓她害怕的事。

一天早晨，大家特別安靜，老師進教室了，全班屏息凝神，等待一場驚奇，她打開抽屜，準備點名，「碰！」一聲，隨著抽屜一開，一隻活生生的青蛙蹦了上來，全班大叫，笑成一團，我們的老師居然一反平常嚴肅的臉，露出美麗的笑容，要大家坐下來，說：

「小時候，我捉過的青蛙比這一隻還大呢！」

那一天，我們唱著「太平年」，一隻蛤蟆一張嘴……那是多麼快樂的一天啊！

事實上，兒童時光中多是那樣快樂的，我們在課桌的抽屜中養著蠶，在桌縫邊塞紙條，下雨

的時候，淅淅瀝瀝的滴雨從屋頂上滲漏下來，大家忙著拿鉛筆去裝雨，男生已經把小紙船摺好了，我們也在桌面上畫清界線，與男生誓不兩立，大家都是樂觀而又堅強的。

難忘的是自講桌那兒接過來的簿子、試卷、獎品，那溫暖的紅墨水藏著老師無私的愛心，寬容與關懷，儘管小學畢業後，有的捲起褲管走入田中，有的捲起衣袖去當工人，有的學了裁縫，有的進入工廠，有的幸運地又坐在課桌中，然而，每當回想那跳躍在課桌中的歲月，想著講桌前老師的期許的眼神，都忍不住要高興起來，也更有耐性，更有信心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
渡

師專一年級是我坐在課桌前最灰暗的階段。

開學，全班抽座位，我抽到了第七排第八個位子，五十個人，我的旁邊沒有同學，那是靠窗的位子，離開講桌好遙遠，接著，我發現自己近視了。

配一付眼鏡要五百元，我怎能向推著涼水攤子六十歲的父親要呢？於是在模糊中，我看不清講桌前老師們的容貌，也在那許多瑣珠的言語飄逝了。

我的課桌裏卻擺滿了許多小說，無論數學課、英文課或是公民課，我自己徜徉在自己的世界裏，倦了，看著窗外，想著心中起伏不平的疑慮，有時不免妬恨造化弄人，以第一名的成績卻窩在這裏，大學的夢又是那樣遙遠，如果不是家中貧困，又那會沈落在此呢！

又是哀怨，又是愁思，又覺前途茫然，又感到人生毫無意義，十六歲的我是寂寞與無奈的，而生命的過程頓然確住了，我不是快樂的舟子，面對著浩瀚的宇宙，我無槳無舵，何處是歸程？無睹於試卷上殷紅的分數，無視於被老師猛然從課桌上叫起的驚悸、勸慰與關心都像丟入大海的石子了。

只有在週記，在作文才能傾吐我憤懣的言辭，我幾乎要恨起這個世界了，秋深了，導師要我們寫一篇有關秋天的文章，我擬了秋思的題目，滿篇秋愁，悲慟萬分，那真是開學以來寫得最長的一篇。

黃昏時，上完課，導師忽然叫我到課桌前，把本子親手交給我。

「你的作文寫得很好，這一次你參加作文比賽，好好珍惜。」

說完，走了。同學們也陸續地離開，空蕩的教室只有我一個人，回到座位，我打開作文簿，赫然夾著一封信。

「孩子，五百元拿去配好眼鏡，才可以看得清楚。」
而作文本上溫暖的硃字浮現

「文貴溫柔敦厚，杜甫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中寫著『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』不正是最寬濶的胸襟？與其做一個看天的哲學家，不如做一個耕田的農夫。」

暮色氤氳中，我看到遠處的燈光亮起，我的心也明亮了。課桌到講桌，短短的距離，也許就是巨川，但是，只要有心，把握機緣，終能成功地找到迷津，安渡彼岸。

追尋

人說世事如棋，當你站在講桌之前，對視著那坐在課桌的青青子衿，你才會覺得整齊的課桌正像刻畫深入的棋盤，而那閃耀著光芒的棋子，就叫你躊躇不已，怕一舉手，弄亂了一局棋，如果是有超越透視的智慧，你怎敢扳動任何一個棋子呢？

做不好一個棋手，還是安穩地當一個棋子，然而決定勝負的還是你自己。

我決心從小學的講桌回到大學的課桌時，同事們嚇了一跳。

「多可惜，一去四年，少掉的薪水，可以買一棟樓房了。」

「你知道，上完大學，已經卅歲了。」

「趕快生個孩子吧！女孩子只要把丈夫管好就可以了。」一個同事更是斷然建議。

「讀了書之後，你還不是要回到講桌上。」

的確，我還是要回到講桌上的，我喜歡看那些純稚可愛，煥發著生命的光輝，我喜歡那輕輕彈去璞玉上灰塵的喜悅，然而，可坐在課桌，靜聽教授們睿智的哲理，卻是一種幸福啊！年齡、婚姻、金錢……那都不是求知的條件，如果你能想到就去，現在去讀，都不算晚，要比將來再讀都要早的，若有機會，我是寧願一輩子都當學生的！

我選讀了教育系，大學四年，教室的課桌椅是不固定號碼的，你想坐那兒就坐在那兒，就如同大學本身教育，本來就是教你抉擇，學會思考，能夠判斷，對於講桌那一方傳來的靈光，給予的智識果子，我學會了怎樣調整課桌位置再也不是捨著一個水桶，進了教室，大大小小的石子都撿了，我努力讓自己的心智成爲篩子，可以過濾，也訓練自像蜜蜂一樣，吐哺自己所學，釀出甜美的蜜。

我珍惜這黃金燦爛的四年，不輕易離開課桌，保持全勤紀錄，白天上學，晚上回家，我仍是盡職的主婦，大四，整整一年，懷著身孕，挺著大肚子，擠在狹窄的課桌裏，而一點不曾疲倦，完全來自講桌一方給予的支持與啓發。

畢業時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全然的新生，也領回第一名的獎狀，我感謝所有的人，更感謝上蒼，讓我渡過這充實的四年。

世事如棋，下棋的是你自己。

心傳

每天中午，我都要在講桌前陪學生用餐，然後午睡，這天醒來，發現桌子上有一張字條：

「我不相信，你會毫無條件的愛我們，我們憑什麼信服你的道理？」

字跡雖然工整，語氣卻是尖銳的，忽然我發現站在高高的講台上，是如此不勝寒冷，居高臨下，面臨的是萬丈深淵，當那些孩子在倍嘗挫折，背著重重的書包在霓虹燈閃爍的街道中去擠補習班，在到處是酒家餐廳、咖啡座的市上，在自我與社會，理想與現實，處處名利誘惑的世界裏，我能給他們一些什麼？怎樣讓他們毫無猶疑地抉擇肯定，走出自己的路，我用什麼去導引他們攀登絕壁深涯，順利地到達平原？想著想著，我不禁怵惕驚心了！

關愛並不在言語中而已。一個老師愛學生，本就是無私純然的，然而師生之間，並非天生油然，在比父母們缺少那一絲血脈牽連，誰能告訴你愛是毫無條件的，我謹慎地思索檢討，在許多慷慨激昂的呼聲裏，我是否只注意到自己在做一場演講，而忘記了聽眾們是否需求？每天上下樓梯，早出晚歸，是否只是在證明自己是個好老師而已，我只是在賣弄自己的博學多能，而全然未能顧及學生們連接棒的能力也沒有嗎？

望向課桌，那些孩子，他們的眼光是熱切，當他們還有疑問，就能學習，我要給他們的不只是知識，還有求知的方法，我不能只給他們愛心，我要教他們懂得去愛人，如果一方教室正像一座園圃，如果我自擬園丁，對於那一棵苗樹，我要給予的不只是陽光，無限制的施肥澆水而已，當他們受蟲害的時候，橫長枝桠，我也要忍痛去裁剪華而不實的枝葉，而最重要的是，如何培之固本，讓他們有自我向上，生存的能力，可以承受風雨雷擊，不斷向善生長啊！

回想著兒時山村小學中，我的老師們在講桌裏遞給我的關愛，想著師專時導師無言的教誨，想著自己坐在課桌時執著與追尋，我知道，我該給這個孩子怎樣回答了。

讓我先為他們立心吧！在眾課桌之前。

夕陽的餘暉透過五樓的窗戶，把講桌的影子拉得好長，平鋪迤邐而過，我關上了門，暮色漸濃，回首投望，迷濛中已分不清講桌與課桌，但願那是真正的融合，講桌何嘗不是課桌，學習終究是無止境的！